

「生存主義者」寧浩：「小品也有小品的價值」



「我是個生存主義者」

文：認為自己拍的是「大眾電影」嗎？

寧：好像還沒被大眾接受，如果接受了，票房就十個億了。現在很多大眾電影都五個億以上。所以我還沒被接受，以後努力成為大眾電影吧。我覺得其實大票房電影蠻難的，要拍到那種讓所有人不管什麼年齡、所有智商等級層看了都能笑，我真不知道怎麼搞。或者讓所有人看了都覺得很溫暖大家都要花錢買的那種，我也不會。我的觀眾年齡段好像挺受局限的，就是太小也不行太大也不行，說不好，可能就是一批有點奇怪的人……不是那種正常人……喜歡看。（笑）所以我可能就是不太大眾，每次想起這個問題來就很難過。

（難過？）

對它可能是我賺錢的障礙……現實和理想之間總是有一套鴻溝嘛。我以為我會是一個很賺錢的導演，結果我誤讀了看錯自己了。我並不是很賺錢的導演。賺錢我當然想，但是賺錢還不是你想就能賺到的，是你得會，我覺得我比較悲觀地發現說我很可能不會。希望下一部《心花路放》比《無人區》賺錢。

文：錢對您來說很重要嗎？

寧：現在錢對所有中國人來說不都很重要嗎？全中國現在量化標準是什麼？就是掙錢沒掙錢嘛。就像問「你幹嘛去了？」「搶銀行去了。」「搶到沒有？」搶到，那好，搶到就是好，沒搶到，沒搶到那就不好啊……（笑）事情做什麼不重要、性質不重要，有沒有錢很重要。錢是個標準嘛，我們「向錢看」——不然我們看什麼標準呢？我們沒有標準，我們也沒有奧斯卡，就算有金馬金像那些，每個電影節電影獎其實都有各自立場，我也去做過評委，知道那是怎麼回事，那就是遊戲嘛，對吧？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場說話，那標準都不能夠評價電影的好壞。

文：所以電影更賣座、被更多觀眾接受，您就覺得高興？

寧：這不是我覺得高興的事，而是現在中國的一個標準。我不接受它也是這個現實，所以沒有辦法，它不是你想不想接受的問題，你當然覺得哦好像還有些別的標準，可是不存在——你不能一意孤行，那樣會變成你就沒有電影拍了。我又是個生存主義者，我必須要生存，我並不是一個浪漫主義者，而且我又是個悲觀主義者，我不那麼樂觀，所以我就只好低頭，OK——「向錢看」。

「拍電影是我生活的敵人」

文：拍電影與您生活的關係是？

寧：拍電影是我生活的敵人，拍電影讓我沒有時間生活，所以我很煩拍電影，一到現場就想什麼時候能殺青什麼時候能收工。拍電影是個非常糟糕的工作，我奉勸想進入這行的人都要考慮一下，它讓你完全沒有自己的時間自己的生活。每次拍完電影就像高考畢業一樣，我就趕緊把這個電影的事情全部忘掉，聽也不想聽，所以我每次去接受採訪都很痛苦，因為又要讓我重新想一遍這個電影說的是什麼……就像你高考已經結束了，現在有人揪着問你初二的時候講的那個題是什麼，你不想不想抽他？

文：所以每次拍完電影您都不會雕琢細節？

寧：對，我以粗製濫造而著名。我就是隨便拍拍，不用想那麼細，不會反反覆覆去搞那麼多修那麼多遍，我最多就三、四個月或者四、五個月搞完就完了，拍戲也不會拖太久，我不知道那種一拍半年的戲怎麼拍的，那樣我就崩潰了，因為我覺得時間太珍貴了，花那麼多時間幹這個事情，太虧了，有點放假比較好。



文：生活中您也是個悲觀主義者嗎？

寧：對。因為知道人都會死嘛。既然知道人是會死的，那就開心一點。從小我媽就讓我洗衣服，我最討厭洗衣服，洗衣服總會把手泡得亂七八糟的，又很懶不愛洗，可後來我發現不管你願意不願意，愁眉苦臉也是洗。開開心心也是洗，還不如開開心心洗，道理就是這樣，既然知道那個結果只能是這樣，沒什麼更好的方法——所以我拍電影的態度也是這樣，可能這是面對絕望的唯一辦法吧。小時候我去看那個動物園裡面有個猴子，猴子一天到晚都在晃那棵樹。我就想他為什麼要晃樹呀？還晃得很開心，後來想明白了，他要不晃那棵樹他做什麼呢？他一輩子只能晃那棵樹，道理一樣的。

（電影就是那棵樹？）

對……我做不了別的事。就像是你被困在這個世界上，困在中國這個語境裡了。你在這個條件裡頭就做這個條件的事，你的命就是這樣，你的命是你今天之前所有事物的總和。那是因，因會困住你，所以你在這個「因」裡面就做你力所能及的娛樂，人生都是為了娛樂嘛。

文：您覺得自己是個好導演嗎？

寧：反正在我的標準裡面，我肯定不是個好導演。我其實對於導演沒有太多標準，這也不是我的夢想，我從小就想畫畫嘛，也沒畫成，所以我對當導演這個事情就有一搭沒一搭，沒那麼熱情，並不是特別有標準，當然自己也看過很多很多經典作品——如果按那個標準來說，我肯定不是個好導演，因為那些太經典了。我不會弄經典的東西，我只會弄我這一套，太小品了、太粗糙了。但小品也有小品的價值，過去二十年的文藝當中，中國小品最有價值……（笑）

文：不會擔心這樣自己的作品不夠「精品」嗎？

寧：粗糙不挺好的嗎？我精緻不了，就中國這種地方要什麼精品呢？精品文化那是日本、韓國、法國……就那種蛋大的地方才有精品，像中國、俄羅斯、美國這種國家都沒有什麼精品，都是粗礪文化。再說精品就「高」嗎？經典的美學是高？那拍莎士比亞？其實我覺得任何美學一旦形成就已經過時了，經典就已經是落伍的東西了。那你要還期望我成為莎士比亞你就會失望了。我不可能成為那樣，我就是拍這種粗糙電影、土電影、特別土的電影，走不到特別精緻的那面去。

文：覺得現在的中國電影生態健康嗎？

寧：這個要看你站什麼角度去看，站知識分子角度？還是？我其實也不知道我站什麼角度，反正我覺得挺健康的，賺錢的、不賺錢的和一般賺錢的電影，層次分得蠻好。美國賺錢的電影也是給廣大群眾看的，如果拿「美國市場那是健康的」來做對比的話，那我們和美國很像。奧斯卡片子都不賺錢，都是小眾在看，當然還有特別特別小眾的精英分子、政治精英在看的電影。中國現在也差不多，分為影迷電影和大眾電影，所以蠻健康。

《無人區》上映了，但是香港觀眾對寧浩並不熟悉。那麼寧浩是個怎樣的導演呢？引用我微信上一位朋友的話說，今天的中國大陸，能讓她有信心買票進場不會看到爛片的導演只有三個，而寧浩的名字排在第一……

而如果你對寧浩一無所知，那麼這篇對談中，你會見到一個極坦誠的中國電影導演。他不羞於談錢、談自己的毛病、談自己的「土」和「粗糙」。或許說寧浩是中國當代最好的導演會有人反對，但說他是中國當代最不裝腔作勢、最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也得到自己局限的創作者，大概無人會有異議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：彭子文

文 = 香港文匯報 寧 = 寧浩

文：《無人區》相比您過去的作品有何新意？

寧：沒什麼新的東西。我一般不這麼想問題，好像不去想那麼多創新……這個是新的…那個舊的…我就覺得適合這個故事，那就是這個故事。《無人區》對我來說像個寓言故事，我還是挺喜歡寓言、童話還有公路片的，就是對這個寓言感興趣。

「電影就是工作、賺錢」

文：您提到過《無人區》是一個講救贖的命題，為何對這命題感興趣？

寧：我其實不是那麼對什麼命題都感興趣，經常是講完一個故事才發現它是什麼命題，故事講完發現它只能是個救贖的命題，那好吧，它就是個救贖的命題了。一開始只是覺得故事有意思，所以那些深刻的東西……我沒想深刻……不想深刻。

文：《無人區》在大陸有很好的票房，您對這成績滿意嗎？

寧：不好吧……三億都不到還好意思說？現在不到三億都不好意思提票房，隨便什麼片子都四億五億的。所以我不滿意，徐崢、黃渤都那麼有名了還三個億票房都不到，我覺得很丟人。至於完成度，也不是很滿意，我覺得我對我拍的電影就沒有太滿意的。我覺得我拍的電影都挺幼稚的。

文：那為什麼每次再拍還是「幼稚」？

寧：因為我沒有耐性，我是個特別缺乏耐性的人，不是說不滿意可以再來做一遍那種。像我小時候畫畫，我永遠不會做長期作業，他們畫一個月一張那種，我畫不了，我上午就畫完了，也只能上午就畫完，畫完之後也改不了就這樣了，下午再重新畫一張。所以我永遠深入不了，就只能抓住一個感覺，這就是毛病吧。所以你也別指望我有什麼進步，永遠都修正不了，沒什麼進步。我拍的電影都是一堆毛病，從來沒有拍的哪部特別好過。每次重新看自己過去的片子都覺得好幼稚，現在看《瘋狂的石頭》就覺得好幼稚啊。所以總希望以後會好吧，不過也許永遠好不了……

文：您之前的每一部作品都是「小品電影」？

寧：這個也是小品啊。拍電影其實哪有什麼深東西啊，深東西都被祖先都被大師們說完了，我這個人那麼淺薄，所以不太說什麼新東西，就想說一些好玩東西，沒有那麼深刻，然後看能賺多少錢。如果有機會能多賺點錢更好。

文：電影對您來說意味着什麼？

寧：工作。賺錢。剛好撿到這麼一份差事，又不用投資不擔風險還能掙錢……沒有那種特別執着的熱情。如果我現在會另外一樣更賺錢的能耐，我就不做這件事了。因為別的也不會，只能幹這個。

文：作為導演經歷過特別困難的階段嗎？

寧：剛開始比較困難，掙不到錢，很困難。拍《瘋狂的石頭》也沒錢，錢很少，拍完以後發現自己還賠了十萬塊。所以當時就想是不是該轉行？但後來發現電影行業變好了，可以賺錢，就想那算了就留在這邊，可以賺錢。沒靈感的時候也沒關係啊，就亂拍，沒靈感就拍沒有靈感的東西，它也是個產品嘛。只要能賣得出去有人需要就行。

文：有影評人認為您的作品總是在重複自己，好像每次看到的寧浩都差不多。您自己覺得呢？

寧：挺好。說明我很有個性。無所謂啊，肯定你拍出來都是一樣的。全世界導演拍出來都是一樣的，沒有導演說我可以拍很多東西，斯皮爾伯格拍的都是一樣的東西——都是大狼狗的故事，他電影永遠是一個人在前面跑，有大狼狗就在後面追，他的所有故事都是這個故事，所以天下導演其實都是一樣。全世界那麼多導演呢，你要看別的就看別的，看我那就是這樣，大家可以選擇嘛。不可能一個導演拍那麼那麼多種不同的東西，太貪心了把。

採訪手記

身為記者，採訪寧浩可不遠像看他的電影那麼輕鬆。因為倘若你想從他作品的命題切入，一上來就想挖掘出一些特別深邃的創作構想，那他一定會讓你失望。首先，他只對好玩的故事感興趣，對命題並不以為然；其次你會發現在整個訪談過程中，最高頻出現的一個詞是「錢」。寧浩會不停地談「錢」，會赤誠地告訴你拍電影賺沒賺到錢對他來說很重要，會坦白地說他在乎票房——甚至將其視為某種「標準」。

於是你所有初始的訪問構想轟然崩塌，你想跟他聊那些特別宏觀的立意高遠的大論述，但他跟你聊的卻是實在到不能再實在的票房、娛樂、好玩。然後你會發現，其實寧浩就是一個讓人面對他時會感到很輕鬆的人。因為他的幽默感，沒有半點裝模作樣，完全是從骨子裡散發出來的。

寧浩是個幽默到什麼程度的人呢？就是當你結束採訪若干天後，為寫稿而重新聽錄音時，會邊聽邊一直笑出聲。你回顧從他嘴裡講出的那些話那些表述，每一句都可樂，連起來全是段子。但然後你一路聽下去、寫下去，卻突然笑不出來了。你從他無所謂的語調中捕捉到了一種微妙的認命，和被困於某種語境中的無可奈何、乃至一點不易察覺的憂傷。當你意識到他的幽默裡包含着這樣的沉重時，你會忽然有點無力。然後下一刻，你會覺得自己稍微懂得了一點寧浩——拍好玩好看的電影，可能一直是他面對絕望的唯一辦法。